

告別滌然

◎溫玉璣

滌然！最後的一聲呼喚，我們已是天人兩隔。

您二月十九日去世，到我知道時已是五月。當時我感覺一陣麻木。愕然而沒有哀傷，只是難捨。為著您已卸下一身病苦，解脫下人世的勞累，和對《導向》月刊的承擔。現在您自在了。而我正站在永生門外，等著天父隨時的召喚，跨過這道門檻，我們將會歡樂的重逢。

我們結上文字緣，是從吳恩溥牧師來古普推介《導向》月刊，我第一篇投稿「憶母親」，就登載在《導向》第九期，那是在我從粉筆塗抹、紅筆批改的教書生涯退出後，嘗試寫作的開始，而您這位總編輯，閱稿後必親筆作簡要回覆。從此我們書信往來，亦師亦友的您，常給我鼓勵、指示，您的信件，由一九八五年開始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最後的一封信。得知您九零年完成十八週痛苦的化療後，你說如釋重負，九二年告知，癌症在原處重現，而您認為「人生本是一場戰爭，這次的仇敵比自憐好對付得多了」。九四年，《癌戰》

出版，您自言：六十八歲了，人生至少已過了三分之二，神的恩典愈來愈多，前面的日子愈來愈少。您關懷神交付給您的文字工作。滌然，您是一個意志堅強，挺拔不屈的人，像一枝燃燒的火炬，即使死後，仍有燐光在黑夜照亮。

您留在世間的事物，就是珍貴的著作四十多部，包括小說、劇本、散文。然後是您主編的《導向》月刊。《導向》是生活在忙碌、煩擾、孤單、苦悶中的人們，在不同職場中忙亂、飄搖中的心靈極需的清涼劑。無論基督徒或其他宗教信仰，無神論族類，都能從其中得著亮光。

每一本《導向》月刊都有「滌然信箱」，你對世事的洞明透徹，讓多少被人事困擾的人，無論男女、老少或不同身份、不同學歷高下的心靈，都能獲得您的幫助，化解糾結，怨恨和疑慮消散，那妙方就是愛。

又有「末了的話」，這項有點不祥的徵兆，像是臨終的遺言，但其間卻甘醇如蜜。您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那些細緻的叮嚀，理性

的開導，使問題轉到不成問題，反化為助力，正合「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」的實證。

那年，我寫過一篇有關普福堂婦女會屬下查經班的實況，適逢您有東南亞之行，您提出我們婦女會若有需要，可順道轉到古普，這消息讓我們普福堂姐妹驚喜萬分，天降良機，遠方來客，那能錯過。於是決定辦婦女退修會，也給其他堂會姐妹都有機會受益。結果連弟兄都來，三天兩夜，加上主日，共五堂，有一晚有問題解答，您講解詩篇二十三篇，超越慣性的釋義，給我們帶來額外的豐盛靈筵，滿溢的恩福。

我陪伴您住在黃良猶、鳳翔姐府上，親切地體會到您的為人，溫和平易，談吐敏慧，絲毫沒有高不可攀的名人架勢，只覺得春風拂面，怡然舒坦。滌然，我們想念您！

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我對您的稱呼，由滌然師母，到滌然姐，最後直呼名字。我以您為師為友，其實能夠格做您的知己，世間恐怕只有您的史祈生牧師一人吧。但是因您那份坦誠待人，愛心洋溢的品德，願引您為知己的大有人在，或許您不認識他們，他們對您的仰慕和感激，卻是一片摯真。滌然！您已踏實的活過滋潤人心的一生。安息吧！在天父的慈懷裏。

如今我唯一的盼望，是主耶穌再臨的時候。在羔羊婚宴的筵席上，許多熟悉的人群中，我們歡樂地再相會。